

# 螢光點點

黃肇松



秋夜，是令人愜意的時光，夏夜的空悶盡除，冬夜的悒悒又未見踪影。夜風裡混和着稻花和泥土香，幾點螢光，來往的在黑暗中畫出優美的曲線，一閃，一滅，有無限的安祥和溫馨。

「噢，噢……」阿土坐在院落小板凳上吐着煙圈，圓的，扁的，一團一團很有規則的從他嘴唇裡噴出來，慢慢化成一縷青絲，溶入茫茫夜色。屋簷下掛着的電燈，把苦瓜棚的影子，斑斑點點的投在他水牛般的身子上。兩道濃眉下的大眼，怔怔的望着遠方。阿土突然感到心頭好焦燥，渾身都不對勁，煙圈一陣密過一陣，四周罩着一股辛辣。

「阿土！」在燈下補衣服的母亲，停下了手中的活兒，似乎下了好大的決心似的輕喚了他一聲。

「唔！」阿土心裡震顫了一下。母親莫非問那件事？他不安的搜尋母親的臉色，但燈光蒙籠，看不清楚。

他拋下了最後一枝「紅藥團」的煙蒂頭，搓着他粗厚的手掌。心，像拉緊了的弦。

「聽說你父親回來了，是吧？」母親的聲音在顫抖着。她雖然又拿起針線，縫補膝上的衣服，但抖動的手，却使她一針也沒法刺過去。

要來的事情總歸要來，就是請媽親來搗也無濟於事。阿土的頭，在這一剎那間，轟轟作響，像是要爆炸了一般。唇好燥，他斟了一杯仙草茶，咕魯咕魯的灌到嘴裡。從唇角溢出來的幾滴，滴落到古銅色的小腿上，好凉好凉。

「是的，他回來了。」他，他，他是誰？母親說「他」是「你父親」，但這是無法接受的。阿土想，從出生到昨天以前，連臉都沒見過的「他」，怎麼一下子就成了「父親」了？要不是昨天在牛屎畝修水圳時，一起作工的老發伯，指着宋家祠堂邊白樺樹下臥輪着的老病丁，說：「那就是你父親！」阿土才不會相信，自己的父親竟是這麼一個又窮又病的老人。

一隻不識相的蚊子，叮在他輻輪般粗圓的胳膊上。他狠命的拍了一下，送牠上西天。心裡頭喘咕：「伊娘，惱我的事，你也想參加一分？」

母親似乎被他的掌聲驚動了一下。停了片刻，抬起滿是繡紋的臉，一陣夜風吹散了她灰白的鬢絲，她用枯瘦的手撫了撫，嚙動着嘴，欲言又止。最後，才試探的開了腔：「你準備怎麼辦？」說罷，又立刻低下頭來，繼續拿起活兒。但這回啊，她的手抖得更厲害了。

「怎麼辦，怎麼辦？讓他自生自滅好啦！」不知那來的一股氣，阿土突然揚高了聲音，這是他前所未有的態度，連自己都大為吃驚。他愧疚的抓抓濃黑的頭髮，帶着乞饒的眼光望着母親，但母親却始終沒把頭抬起來，他只好頹然的把眼睛移開，獨自對着夜色發呆。

母親什麼都好，就是太懦弱了。記得小時候，每當他和別家小孩有了糾葛，母親總不問原由，就一逕兒向別人道歉。弄得他每次都覺得好委屈，只好要賴的倒在地上，賭氣不吃飯。後來總是母親哄他，重覆着那句不知說了多遍的話：「忍耐點吧，人總要忍的。」

忍，忍，好了，這種兒時的小事可以忍，現在碰到了這種事情還要忍？阿土覺得，好像有一層無形的網，把他和母親給隔開了，使他忽然間覺得，一點都無法了解他母親。想想，二十五年來，結婚不過才五個月，那個「父親」，便拋棄了髮妻，帶着所有的錢財，和一個「相好」的騷寡婦遠走高飛。那時，母親的境遇是多慘。

那時，他還在母親的肚子裡，不過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這些年來母親所受的折磨，也够他恨得

牙癢癢的。

作零工、幫傭、打雜：母親那樣沒幹過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母親那一天會好好的休息過？尤其在冬天，零工是時斷時續的，母親只得替人家洗一些衣物貼補貼補。冰冷的水凍腫了她瘦弱的手，但她仍咬着牙，不停地搓着、搓着……

日夜掙扎在生活線上，母親把所有的青春和健康都消耗掉了。額上的繡紋像特意雕刻般的清晰，滿頭的髮絲也像殘秋落葉，脫落轉白。視力也差了，三、五公尺外的人，她都沒法清清楚楚的辨認。痛心啊！要不是這麼一個負心的父親，母親怎會吃上這些苦頭？

奇怪的是，母親却始終默默的忍受着生活的鞭撻，沒一句怨言，好像她生來就應該這樣似的。一味忍，忍。

好了，現在騷寡婦死了，錢用光了，人也老了，父親終於回來了。雖然不敢一下子就回到家裡，但他確實是回來了。算什麼呢？落葉歸根？浪子回頭？這些，阿土可不管，他最惱怒的是，這件事擾亂母子倆清苦而平靜的生活。尤其是母親，兩天來，一直都是恍恍惚惚欲言又止的，眉宇間凝聚着層層的愁緒。

他知道，已經有人把父親又窮又病的情形告訴了她，使她又湧起無限的憐憫。

「無法忍，我無法再忍了！」阿土的心裡吶喊着。熾烈的臉上，充滿了鄉土的固執。

「唉，讓他自生自滅固然也可以，不過：不過託人送點衣物和錢給他吧：總算他也吃到了苦……」母親似乎思量了很久，才委婉的壓低聲音說。

吃到了苦？確實，那個老人是吃足了苦頭。昨天在修圳時，還曾遠遠的望着他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滾，大概總是胃、肝或腸裡什麼亂七八糟的暗病吧。中午，他和一同作工的伙伴打開飯盒吃飯時，看到宋家的老婆婆端了一碗飯菜給他。距離太遠了一點，他看不清那老人的表情，但一定是顫抖的，悲傷的：在那一剎那間，阿土心裡確也有無窮的感觸，害得他飯也吃不下。

但是這一切的苦頭不都是老頭自找的？而且比

起母親所吃的苦，算得了什麼？

「他吃苦，是應該的。最重要的是他不應該叫您吃了這麼多年的苦。」阿土盡量抑壓着心中的激動，朝着一顆流星在蒼穹閃落，緩緩的說。

「阿土！」母親已經重新換過一件待補的工作褲。阿土知道，第一件上衣並沒有補好，因為她太激動了，根本無法繼續她的工作。她很平靜的說：「我是吃慣苦的，但自從你服完兵役回來，開始作工賺錢之後，總算已經熬出頭了。現在，你父親在受苦，那是無窮無盡的。我想，如果他受更多的苦，就愈能彌補他的過失，那沒話講。但是，事實上，他就是吃再多的苦頭，甚至把命也給賠上，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可是，他對您太不公平了！」

阿土對母親愈發不解，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態度呢？還記得小的時候，有一次母親替一個營造商做了兩個多月的零工，最後竟然倒閉，一個工錢也沒有拿到。別的工人都羣情激憤，前往營造商家裡搬東西啊、辱罵啊。他也想參加一分，但母親阻止了他，還說：「吃虧就吃虧一點吧，人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呢！」

為什麼？為什麼母親總是待人厚、待己薄，到這種地步？他不解，抬頭望着她灰白的頭髮，他真想開口問個究竟。

「這並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，阿土！」母親索性把針線擱在一旁，不做了。兩道慈祥的眼光從老花鏡片內射出來，注視着阿土：「有很多事，你是不了解的。唉，現在說給你聽聽也無妨，反正你也這麼大了，事理該可分辨了吧！」

一種回憶的慵懶罩在她臉上。她把眼光投向黑暗的秋野，情緒已經很平靜，平靜得彷彿在述說一件事不關己的古老故事：「當年，我的婚事，是你祖父和外祖父在酒桌上訂的，我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，都沒有說話的權利。嫁過來之後兩三個月，我就發現，原來你父親老早便結織了一個大他三歲的張寡婦，兩人打得火熱。你祖父說是有辱家門，痛罵了他一頓，就作主訂了我們的婚事。」

「啊！」這傳統的悲劇，以前聽過了多少次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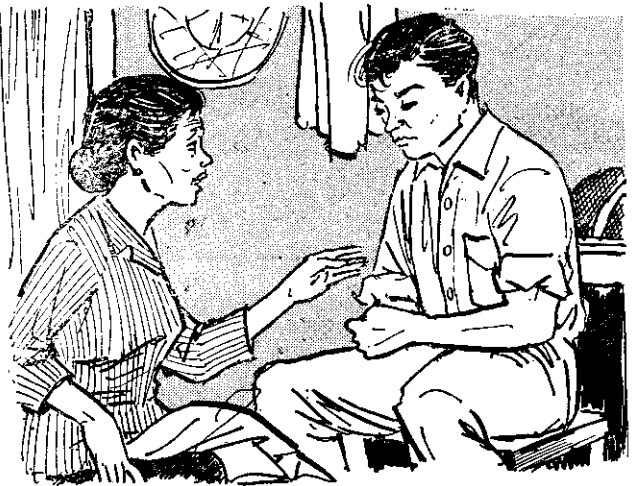
但阿土真沒想到自己的母親居然就是這是這種婚姻下的犧牲者，他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。

母親的話，被他打斷了片刻。她微笑着看了他一眼，又接着說：「結婚後，你父親一直還是與那個寡婦有來往。後來，有人告訴我，你父親想和她一起到東部去，我並沒有阻擋他。我記得，我還曾有意無意間表示，等倦了再回來吧。」

「阿母，您心太軟了，您犧牲得太過分了！」阿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，眼眶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打轉，好澀！

「不，阿土。你父親和我在一起的話，他過不了好日子，我過不了好日子，張寡婦也過不了好日子。如果他能和張寡婦在一起，便只有我一人吃苦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阿土，說真的，我不怨張寡婦，也不怨你父親，這是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怨不了什麼人的。」

淚，終於流下來了，阿土覺得臉頰癢癢的，他沒有去揩它。母親的臉、瓜棚、繁星……一切的景象，



阿土，不要為我太勉強自己！

都變得蒙蒙模胡。他依稀覺得有一道微光直往他臉上飛來，啊！那是螢光，那麼小，那麼弱，但有了它，人們才能在黑夜中領略到永恆的和諧與安祥，獲得一些無形的力量。沒有它，夜，真不知如何的陰森、黑暗。

母親那！母親一生的作為，豈不就是點點螢光的組合？雖沒有光燦的異彩，又沒有眩目的光芒，但却散發着無窮的溫馨，洋溢着看似怯懦實則堅強的力量。

明白了，阿土明白了，為什麼鄰居那麼敬重母親？為什麼那個宣佈倒閉的營造商，半年後連本帶利的還給了母親的工錢。更明白了，為什麼母親原諒了父親？為什麼，為什麼，一萬個「為什麼」，在這一剎那間都得到了答案。

淚眼中，阿土決定了明天應該為母親做一件事。他揩乾了淚，走到母親前面，拿出手帕遞給她，因為她也在淌着淚。他很自然的說：「阿母，明天我就去把阿爸接回來。」

母親臉上有太多的驚訝，她一時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淚，又如泉湧而出。許多、許久，她才慈藹的說：

「阿土，不要勉強，不要為了我做出太勉強自己的事。」

「阿母，我並沒有勉強自己。坦白說，剛開始，大概是會有些不習慣吧，但我會慢慢使自己習慣。忍，做人總要忍，阿母，您說的對，今後做什麼事我都學着去忍。」阿土誠懇的說，大眼裡充滿了無窮的信心。

「阿土，我很高興，你真的是長大了。」母親滿心欣慰的說：「過年以前，該給你娶房媳婦了，怎樣？阿漢伯的女兒阿珠還中意吧？」

「阿母……」

「大男人了，還害羞？反正還早，慢慢商量着辦吧！快去睡，快去睡，明天還要趕工呢！」

「阿母，您也該去睡了，夜深了哩！」

新起的晚風，把他們母子倆燈下的影子吹得好長好長。野外，螢火虫更多了，點點螢光，一閃一滅，把秋夜裝飾得好美，好安祥。

——完——